

海底明珠

向 生

夜明珠，是稀世之寶，利慾薰心的人，都對它寄有一份貪得的希冀。可是，它究竟出在什麼地方？誰又能夠有幸獲得它？這就要看各人的機緣與運氣了。

明珠生長在海底，我就是千萬人之中的幸運者——夜明珠的得主。

——我為什麼要寫這段虛無飄渺、神奇不可捉摸的神話呢？這只是一個比喻。實際上，我既沒有墮落海底，更沒有從海底獲得什麼明珠；不過是借這個神話故事來比喻我的遭遇而已。雖然我的遭遇是如此的奇特，但是，憑我自己這簡單魯鈍的頭腦，是絕想不到這麼恰到好處的比喻的，這要感謝李老居士！

有一次李老居士從中部趕來對我們講經，看見我們這群被社會遺棄的痼疾患者，都聚精會神的坐在精舍裡敬聆佛法，他老人家心裡一喜，便微笑着跟我們先談了幾句鼓勵的話：

「諸位呀！你們在這末法時期，極端的困苦中，能够誠心信佛，專心學佛，這簡直比一般健康人還要幸運的多！因為你們不必要為家庭，兒女、生活、應酬去操心，可以全神貫注於佛法，將來是會有好的成就的！談到這裏，我想起了一個很適當的比喻，這個比喻是：『沉海得明珠』，你們想想看對不對？李老居士講到『沉海得明珠』五個字時，把聲音放的特別宏亮，同時尾音也拖的特別長，意思是暗示我們，確已獲得

了這份幸運。

「在你們最先發現自己染了惡病的時候，就好比航海的船家，在茫茫大海中失足落水，那是驚險萬狀的；在療養期間，良藥罔效，病情一天天的加重，這種精神與肉體的雙重痛苦，就等於失足落海的人，經過極力掙扎後，漸從水面沉向海底，已經是毫無希望了！可是，在剛剛沉到海底的當兒，却意外地獲得了一顆價值連城的夜明珠；由於這顆夜明珠的力量，不但拯救了他的性命，並使他成了萬貫巨富，這不是不幸中之大幸嗎？你們今天能够在慘痛的病苦中修學佛法，藉佛菩薩的恩德脫離痛苦，不就等於『沉海得明珠』嗎？如能精進不懈，往生極樂，不是比真正獲得夜明珠還有價值嗎？……」

李老居士這個比喻，真是說到我的心坎兒上了！憑我的個性，憑我的觀念，在入院之初，誰又能料想得到會有今天！佛菩薩的法力真是不可思議！……

我本來是一個最富幻想的孩子，一直就生活在無窮無盡的希望裏；同時，又是一個十足的現實主義者，從不知有來生，與靈魂的存在。在我的思想領域裏，只有從生到死這一階段是真實的，也是我所要努力爭取的。

我時常想：一個人從生到死，平均只有六十年的期限，這中間要做的事，實在是太多了！譬如：讀書、創業、戀愛、結婚、教養子女等等，都要在這段時間內完成；中間再加上老、病、死，三道難關，簡直連個喘息的機會都沒有！因此，我從不敢無故浪費一點時間，總期望能够在預期內完成這份使命。可是，身不從願，在全部人生課題的第一課裡，惡病突然發作了，學業無法繼續，一切理想與希望也都隨之幻滅了——理想破

產，希望遭到失望，確實是一件最痛苦的事，何況我又是初次嘗到這種滋味呢！

我的病本不算重，也不過僅比健康人多幾個頑固的桿狀菌而已；當然肉體上也不會有什麼特殊的痛苦，而所有的痛苦却都堆積在內心裡，這更是有形的藥物無法醫治的！

不是嗎？「青年人生活在希望裡」。我是青年，雖然在極端的痛苦中，我仍有一線希望——也可說是奢望——希望奇蹟出現。一年、兩年過去了，不但奇蹟沒有出現，反而身心日趨憔悴，病情也更加重了——第二個希望又幻滅了，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最後關頭！然而，我是個現實主義者，以自殺來逃避現實，我是甘願的……

當時心情的煩躁、紊亂、悲痛、悽愴，是無法形容的，恐怕比沉溺在大海裡的人，還要難受的多！沉痛之極，我經常獨自垂頭喪氣，默然沉思渴想：追憶那無苦的快樂，羨慕那無病的健康！……老年人才會生活在回憶裡，我竟以青年之身，過着老年人的頹廢生活——整日沉浸在痛苦的回憶裡，咀嚼着失望的滋味……

不知是什麼因緣所使，我這個個強自負的心靈，竟接近了佛法——

佛堂的黑板上，標着「學佛應從心不苦做到身亦不苦」的題目，我深深被這幾個不平凡的字吸引了；另一方面也許是印順法師的德學所感，一念之間我產生了聽講佛法的興趣。

印順法師在這個講題的結論上說：「諸位，佛是人間導師，是大醫王！信佛學佛可說已踏上了正道，走向光明……婆婆是五濁惡世，色身是五蘊毒聚，如能徹底的觀為不淨，自有從不淨而轉為清淨的可能……諸位不要太看重現在，還有無限的未來；更不要太執著色身，還有自在的



西藏喇嘛在美國

美國新聞處供稿
佚名居士譯

兩位加爾馬克喇嘛，因求宗教自由，相聚於美國，使美國保護宗教自由之史實，又添新頁。
有王雅魯（譯音）
入俄境，卜居於伏爾加盆地。迨凱哲倫（Cathar）大帝之世，又遷回蒙古。流落於俄境之加爾馬克人，為數不詳。他們信奉喇嘛教，反對共產革命。於本世紀之初，有少數加爾馬克人逃出俄境，倖免於殘酷之迫害鬭爭；王雅魯其一也。他亦如現居美國紐澤西州之許多加爾馬克人然，出生於俄國；於一九二三年逃出鐵幕，遊化於中國各省及蒙古腹地之故鄉。

上師者，身短膚褐，着黃色內衫，外披黃褐色毛織長袍，紅領紅袖，腰繫黃帶，乃西藏德瑞旁（譯音）寺之高級喇嘛，於西藏淪陷後，自拉薩逃出，當其抵紐約時，在碼頭與故人迪勞瓦（譯音）呼圖克圖會晤。兩人抱頭相親，哄動一時。她勞瓦呼圖克圖為蒙古人，乃八十一位大德之一，現為自由世界最高級之喇嘛。二人自一九四七年分手，迄未相見；今各為尋求宗教自由而逃亡，得重逢於鐵幕之外，又豈始料所及哉。他們打算向居住美國的加爾馬克人弘法。——根據美國國會所通過之特種法案而居留美國者有許多加爾馬克人，他們正過着幸福的生活。
和迪勞瓦同在碼頭歡迎王雅魯上師的，還有一位山得茲夫（譯音）喇嘛，於一九五一年為尋求宗教自由而逃美，現在波瑞斯頓大學教授蒙古哲學和歷史。

歡迎的人們，因為渴望聞悉拉薩近況及故人消息，向王雅魯上師問長問短。據王雅魯稱，西藏於淪陷後，佛教被有計劃的破壞，毀滅寺宇，沒收寺產，用恫嚇手段使民衆不敢參加法會。饑荒日甚，人民和喇嘛同遭厄運。因不堪迫害而逃亡者，日以百計。王雅魯上師於決定出走後，就別離了七千七百喇嘛僧侶，攀越雪山，入印度之孟加拉平原，卒抵加倫邦，於其地會誦咒、祈禱、修觀。

蓋於十七世紀時，大批加爾馬克人自蒙古遷

居於俄境之加爾馬克人，信奉喇嘛教，反對共產革命，致多遭慘死。當時革命軍見到加爾馬克人就開槍；今倖存者，僅二十萬人耳。他們於田財被剝奪後，被集中起來，組成「加爾馬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」；生活艱困，且有許多被驅往西伯利亞之奴工營。——那是蘇俄和中共的經濟骨幹。

王雅魯上師擬向紐澤西州法明德之加爾馬克人弘法。他們多已成家立業；雖然從事於現代化之工作，却保其加爾馬克式之傳統生活，宗教信仰，使其反對共黨。子女長成，皆信奉喇嘛教，愛好自由，永不至招致共產之害矣。
幾位佛教大德，聯合起來，在紐澤西州之加爾馬克式佛寺中作法修持；非但足以增強美國佛教之根基，以反抗共黨毀滅世界上古老偉大宗教之企圖；尤足昭示共黨頭目們，宗教信仰，豈可僅憑暴力消除哉！

——有關照片參閱本期封裏影畫版——

精神，願諸位能够從身苦而心不苦，走向心淨而身亦淨的前途！

這篇宏論聽下來之後，我的心已安靜了一半，肉體的痛苦當然更減少了！從此我才知道：佛法不但具有特殊的妙義，並含有豐富的人情，與深奧的哲理！

接着我又聽了幾次佛法，讀了一點佛書，我狹隘的思想領域漸次擴大了，在現實人生的生活、事業、妻子兒女外，還有比這更迫切，更重大的需要與目的；我偏激的現實主義也發生了動搖，我領悟到在生死以外，還有個無限的未來！因此，我對現實人生中的成敗得失，也就看淡了。實際上，即使能够照我以前的理想，順利地在現實人生中完成一切，也不過等於曇花一現，對無限的未來又能有何補益！

現在，我在佛菩薩的護念恩光中，不但脫離了病苦，心亦不復再苦了；更從身安心淨，而產生了親近三寶的禪悅法喜。

根據這段曲折的過程說，從極端的病苦，轉變到極端的快樂，這不是跟失足落海者，在茫茫無邊，漆黑苦鹹的海底下獲得珍貴的夜明珠是一樣嗎？可是，我的「法慾」並不能因此滿足，我要繼續努力，一定要遵照李老居士的策勵做下去，直到往生極樂淨土，才是我真正的目的。

四四、五、二三脫稿於無憂病舍

本刊讀者服務部啓

本刊新從港埠請到實用佛學辭典十餘部，小粒星月菩提珠多串，以及彩色釋尊應化事蹟圖數套，極樂世界莊嚴圖等，欲請者速向讀者服務部洽購。遲恐向隅。